

延平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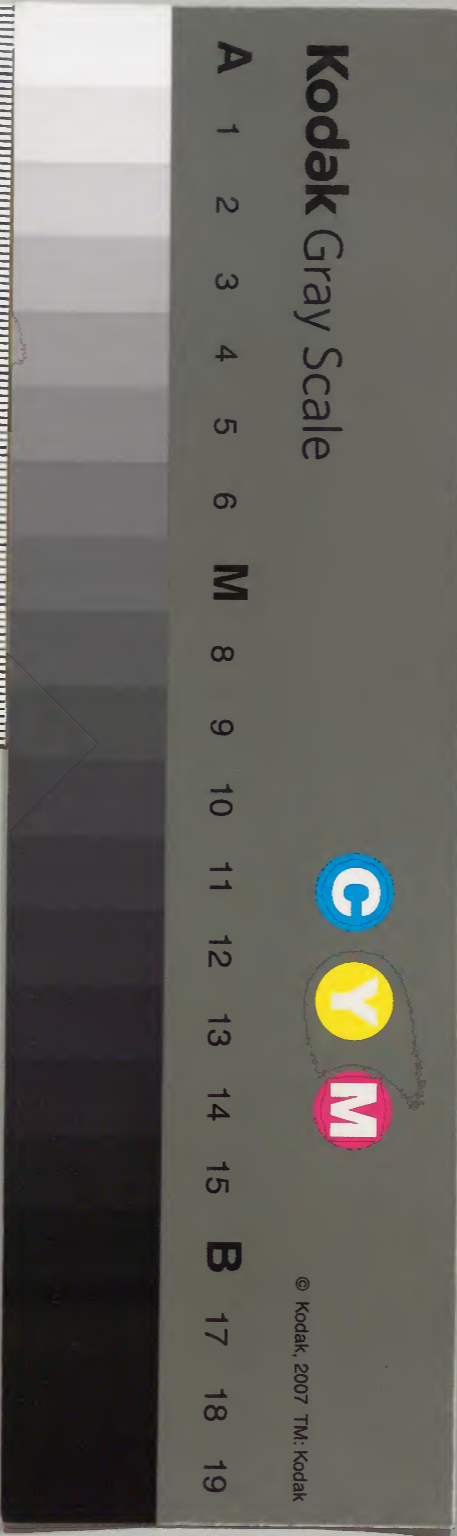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九	五	門
二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五	漢
二	書
九	門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0	
冊數	2	( 1 )	
函號	298	170	

儒家 四ノ二

298-170



淺草文庫

新校延平答問序

延平答問者子朱子述其師延平李

先生答其平日之問以明其傳之有

自也先生之學得之豫章豫章得之

龜山龜山實得之於伊洛伊洛之學

則又得於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

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龍蟄



之人有不可掩者。朱子固以豪傑之  
才聖賢之質，嘗沉濫於諸家，入出於  
佛老者亦既。有年年二十四為簿，同  
安始受學于先生之門。服膺先生之  
訓，剖微窮深，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  
始有所歸矣。故嘗曰：自見李先生為  
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夏於釋老

之說皆非。又嘗與先生論易，聞之悚  
然曰：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濟。夏自此  
讀書益加詳細。先生亦嘗與友人書  
曰：元晦進學甚力，所論難處皆是操  
戈入室。今既見儒者路脈，一味潛心  
於此，端明汪應辰亦云。元晦師夏，延  
平久益不解。嘗言每一見而復來，則

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  
如此先生之學雖出於羅楊而自得  
之妙則又青于藍而寒于水是宜朱  
子之出其門也然其學也妙體用而  
為一合顯微而无二實斯文之正脉  
吾道之的傳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无異趣者而未學晚生未窺戶

牖有或以著述少之嗚呼天地之能  
不可見觀之春夏秋冬可見孔子之  
能不可見觀之顏魯思孟可見先生  
之能不可見觀之朱子當見之矣則  
朱子之所以得為朱子實賴是編以  
啓之也木思觀有年編求于人而不  
可得深愧寡陋未攷元史從祀之詳

成化乙巳乃復上請于  
朝併乞  
校頒其書羽翼正學有司置議莫不  
果行既六年乃得延平郡庠近刻本  
而讀之承傳舛訛益增疑懼又三年  
始求得嘉定間刻本而校正焉比近  
奉既多後錄而復僭為補錄以附于

後刻之嚴郡傅示將來俾知朱子有  
得於先生而先生有切於朱子誠如  
雷霆日月之不可掩矣

弘治乙卯夏四月既望後學琴川周  
本序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近本无師弟子答問字  
而作書中要語卷上

門人朱熹无晦編

後學周木校正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喻涵養用力  
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  
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  
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  
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  
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  
為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  
舊有不可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新新  
近本无度日爾朝夕无事齒髮已邁筋力  
下新字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永  
所以脫然處竟近本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  
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  
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  
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

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  
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  
率難得學者无相啓發處終憤憤不洒  
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无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  
不待三年素以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  
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  
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

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无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先生曰：三年无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近本孝子之心近本有也字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

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近本有耶字。是亦近本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近本有善字未有害第近本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近本无所字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為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  
憂憂恐夫子告孟孫之意不然蓋言父  
母之心慈愛其子无所不至疾病人所  
不免近本有惟字猶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  
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  
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  
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  
啓手足而後知免免者也不遠遊遊必

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  
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為得  
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  
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謂  
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蓄犬  
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  
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

親乎敬者尊敬近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  
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  
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近本  
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无  
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  
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  
多不出此蓋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  
止之夏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為  
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踈而子

游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  
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  
以能養為孝近本雖孔門近本學者亦恐  
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  
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  
焉近本即作則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  
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  
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  
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

為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  
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思意竊近本謂亦  
足以發是顏子聞言悟理心契神受之  
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  
後之問夫子以為起近本予亦是類也但  
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  
其所自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言而

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顏子而  
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  
答問之助耶近本先生曰亦足以發前  
說似道之恐與起近本予不類深玩之可  
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  
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顏子默曉聖人  
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  
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  
氣象未知如何近本作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  
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无以致約故  
聞見以多為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  
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為善  
疑殆既闕而於言行近本作疑殆有不謹焉則  
非所謂无敢慢者故以謹之為至有節  
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  
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  
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

近本无而祿  
下二十字

與夫子之意一也伊

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  
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恐亦  
是此意未知是否先生曰古人干祿  
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會中有所蘊  
亦欲發泄而見諸夏爾此為己之學也  
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  
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  
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

已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  
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近本无日字書云：承示問皆聖  
賢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无晦好  
學之篤如此，又安敢默也。輒以昔所默  
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聊以塞命。  
爾它日若獲欵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  
否如何。大率須見洒然處，然後為得。雖

說得行未敢以為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為  
證。蒙批諭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素  
反復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  
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先生  
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  
氣象於胸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  
以發與。近本无與字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  
何。顏子深潛淳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

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子夏問詩如不得繪夏後素之言即禮後之意未必到似近本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即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月固如何疑而及此也

更俟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

近本作桓下並同

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

本稱侯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為為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

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  
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  
何說為正胡氏又謂仇朝戚者皆貶獨  
紀侯以咨謀齊難而未志不在於朝戚  
故再朝皆无貶焉近本以為果如此  
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  
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未朝  
有入杞會却事傳皆有說可先生曰滕  
子未朝考之春秋夫子仇所書諸侯未

近本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  
時諸侯之朝近本无皆不皆无有合於  
先王之時世朝之礼者故書皆譏之也  
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  
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  
以為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為果如此則  
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喻以謂  
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  
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

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

近本无  
下善字

長惡惡

近本无  
下惡字

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某

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為長觀夫子

所書討亂之法甚嚴勝不以威之不義

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

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无闻无以自見

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

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

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

近本  
作同

矣自一貶

之後夫子再書各治一義而發處又以

侯稱之无乃紛紛然殺亂春秋之旨不

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

然後進之若

近本无  
若字

无所曰是私意也

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者似於後世之

疑不礙道理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

以難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洒然處

近本无  
處字

豈能无失耶請

近本諸侯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



伊川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  
屬於楚事迹更俟尋攷又來喻以謂  
紀侯來詔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  
朝无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  
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  
說紀侯志不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  
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  
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夏傳  
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似此

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  
川乃以二傳為證又嘗有者春秋之法  
云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  
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  
得之

問禮之用和為貴一章之義先生曰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道雖  
以和為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

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无  
隆殺之弁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  
不可行則禮之体用失矣。世之君子有  
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  
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  
其節爾。

問曰：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  
子寧孤立无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素  
據此則曰也親也宗也皆依倚附託之

名但言之漸重爾。所曰或失其所親謂可

賤之人不可親也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可親也

者必不故君子非孤立无與之患而不

失其親為難。其將欲有所曰也必擇其

可親者而曰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

所親而彼近本亦可宗矣。立文與上二

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

敵之意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本作

先生曰：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

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  
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  
也曰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  
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  
得見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於  
可賤之人自无有矣蓋以禮義為主故  
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蘇東坡  
曰夫子之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

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是也子  
由曰思无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  
應則思之所及无不應也故曰思无邪  
思馬斯徂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  
知孰是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  
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  
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  
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无邪  
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

此也。頌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恩無邪。於馬言之者。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駟晚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近本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而碎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

亦只是為學子者立一下。近本作法盈科

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

未知孰是。先生曰：此一說二先生之

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

知裁。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

皆是有力量。更當深體之。可爾。其竊以

謂聖人之道中庸之言。常以中人為說。

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近本

而十年之久。日近本作日。孳孳而不倦。是亦

近本无而不倦是亦可以變化氣質而  
字而作標心積慮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用  
心要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  
棄之人尔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  
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  
而至要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

近本作似  
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  
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近本无既灌而

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觀言魯祭之非  
礼也謝氏引礼記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證近本作也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礼也  
周公其衰矣以此為證而合此章於上  
文杞宋不足證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  
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  
觀蓋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

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斂一也。解此  
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害何者。為是  
先生日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夏中  
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述本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  
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  
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  
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

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  
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  
則燭理深述本矣。於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  
文曰。不知者。蓋為魯諱。知夫子不欲觀  
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  
諸掌也。或以為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  
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為不知。

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伴川說云龜山引  
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  
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變者臣也。  
不明其義近本君人不全。不能其變為  
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為義大  
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蹟存焉。知此則  
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先  
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着  
夫子所指意象如何。却將前後數說皆

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燾疑此二句乃第

子記孔子事。又說近本孔子之言於下

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

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

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

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之不至。於

禮有失。亓則神不享矣。雖祭也。何為

問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

觀之哉。熹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无物，无物則无以觀之也。先生曰：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未應，若无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

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

逆本

之語告之，蓋當其可也。

曾子惟此少許未達，故夫子直

以此告之。曾子於是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

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



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  
 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  
 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  
 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  
 之言忠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  
 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  
 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 先生曰伊  
 川先生有言曰道本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

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  
 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  
 恐其未必覺此亦道本是一貫之理故  
 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  
 是領會而有道本得焉道本輒應之  
 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  
 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  
 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  
 之道其道本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

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  
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  
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源。顯微无間。精粗不二。衣同盡。是此  
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特起此以近本无示人相近象。  
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室  
而多驅遣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為庶

幾爾某村居

近本作  
居村

兀坐一无所為。亦

以窘迫遇夏室

近本  
作窘

塞處多。每以古人

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  
有餘矣。夫復何言。

來喻以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  
既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聖則  
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雖既伐。然雨露  
所滋。而萌蘖生。聖則猶有木之性也。恐  
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无。

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枯  
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  
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  
欲 近本 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須  
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  
如何又見喻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  
言非易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禮

外以養其中數

近本

要蓋皆各言其入

近本

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

不必牽合貫穿為

近本

一說又所謂

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

无

近本

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洒

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

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

近本

此則失之

近本

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

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

一庶幾洒落爾其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近本无多此至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所縛殊无進步處今已老近本作久矣日益恐懼吾无悔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己卯六月二十二日書云聞不輟留意於

經書中縱未深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閑也

己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近本无然无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兀坐殊憤憤不快昔時朋

友絕無人矣。无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  
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  
字是如此。功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近本  
却恐有差大。卒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  
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  
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  
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  
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  
遂至令一人啟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

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近本於  
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  
至近本枯亡，即夜氣清。若且晝間不能  
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正  
氣象也。某曩時從羅近本先生學問，  
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  
語。先生極好近本靜坐，某時未有  
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近本

无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  
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  
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着如何  
徃徃不能无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  
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旁无人儻侍  
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意攝養勿貽親  
念為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  
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

儻去念  
侍從也

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  
也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可商論處俟  
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  
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  
佳胸中洒落即作為畫洒落矣學者至  
此雖甚遠近本有亦不可不常存此體  
段在胸中庶幾遇夏廊然於道理方少  
進願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按追思得  
者錄去顏樂齊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  
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此  
非句似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  
詩云擬把冠纓掛牆壁等閑窺默自相  
酬邀月臺詩云綈作墻垣小作臺時邀  
明月瀉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  
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近本白雲亭詩  
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

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  
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  
可改近本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  
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聞召命不至近本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  
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  
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  
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夏若能无

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  
无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  
复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  
皆不可也未審无晦以為近本无如何  
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近本與氣合未  
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  
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  
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渙泊憂患

磨滅甚矣四五年間每遇情意不可  
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  
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進步處常切  
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近本无日用儘  
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  
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无間回得一次  
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  
終有纖妍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肯  
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



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磋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句以老邁為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近本欠一字來又不知偏倚下別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為往來月十日夏疑近本作亦之歟

可矣但亦須要得老人情意帖帖无礙乃佳尔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近本作為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曰看必有夏享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着意非不

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却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却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无物則必有复更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无聲

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近本欠也字必有事要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近本授孟子說必有复更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要未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

但未知用時如何昭合渾然體用无間  
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滓滓  
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  
是如此類窒近本礙更望思索它日熟  
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  
方是道理不尔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學氣象一段某之意只  
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近本  
之不違近本氣象又近本迥然別也今

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

間一有懈怠遇事應接舉近本欠象不

覺打發機械即離近本間而差矣唯存

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

而生然後可進近本亦不易也來諭以

謂能存養者无時不在不止日月至學

若如此時却似輕着了也如何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

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

此解會融釋不近本如此不見所謂氣

所謂心近本三字無渾然一體流浹也到

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近本

無心那箇氣即勞攘爾不知近本有可

以近本字無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

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錄示近本明道二絕句便是近本吟風弄

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其尚疑此詩若

是初見周茂叔近本有時之句即可歸

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好處蓋渠聰明過

人天地間理道近本不過只是如此

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發也但見近本

字到象却有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

不論其所謂儘有高議者謂此爾如來

諭云說養氣象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

自應如此也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

佳致千萬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覲。恐侍  
旁之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於此  
審處之。某尋常處。夏每值情意迫。功處  
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  
處間更體此意。近本此已前分為上卷  
後多延平李先生書  
中要語卷下門人  
朱熹元晦編字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  
不外已有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  
拙訥。發脫道理不甚明亮。得以意詳之。

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  
氣質之性。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  
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為言。熹按  
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  
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  
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  
渾全。不知是否。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  
渾全。然却似沒話可說。學者无着力處。

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  
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近本此為  
有力爾蓋氣質近本无之性不究本源  
又由習而相遠故近本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  
聖人以天下无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  
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  
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居夷類熹疑  
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

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  
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  
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  
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近本之  
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  
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草木  
於佛肸恐其說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  
能說己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跡  
者熹未喻其旨先生曰元晦前說深

測近本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更

有少礙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

動即非就此更下語近本无就此又兩

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喻之以下亦

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

如是无悔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

指歸處方是近本聖人廓近本然明達

无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

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疑近本龜山

謂之包羞誠有味也示人以迹恐只是  
心迹迹二字據此复跡皆可為然又  
未必爾者盖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  
无定體也

問予欲无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  
而發素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  
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来非為門  
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  
後来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維摩經才  
子昂才三曰  
法無有人  
前後際斷  
故注人固  
往來生死  
者也往來無  
窮矣斷則  
愈可樂也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  
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  
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院說  
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  
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  
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  
无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夏和靖先生曰。无所擇於利

害而為所當近本无為惟仁者能之。熹

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

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

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

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

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隰。言我舊所言者害子。子若

不去并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

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无

所嫌。近本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



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无意思。不知三仁者端的當為要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

之，非有所擇。此道本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夏初无一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着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异。當理而无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夏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  
已發者近本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  
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  
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  
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  
人物之心近本如此做兩節者不知得否  
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  
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

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  
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  
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哀同只  
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  
發已發處看近本即何緣知之蓋就天  
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  
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  
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

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  
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近本无伊先生  
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  
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  
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作近本要示人  
无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道本无也。就  
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  
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无

晦以為如何。近本作有疑。更容他日得  
見。劇論語言既拙。又无文采。似發脫不  
出也。无晦可意會。近本无消詳之看理  
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  
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  
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  
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近本居一

功如舊无可言者窘束為人夏所牽間  
近本作拘本有情意不快處一功消釋不復能  
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復甚適向所耽近本戀不洒

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効  
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  
之間有喘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  
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

看其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

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近本

作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為其所使則

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

淺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為

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

思索看如何

辛巳中元後一日書云喻及所疑數處詳  
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洒落處恐

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謹俟涼  
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度彼此或  
有少補焉近本无爾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  
而定否

承錄示常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近本

无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

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  
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无盡性

近本有能然若如此者即於全體何處

不是此氣象第恐无甚氣味爾近本无

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

認到此達天德之効處就近本无喜怒

長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近本无儘

有近本无得地位也某嘗見呂芸近本无閣與

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近本无性而行无

往而非礼近本无義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无

无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

文字功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  
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  
坐此不可不弁

某廉表晚碌碌只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如

為師友捐棄獨學无助又涉世故沮困  
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近本有尚字可求

時時近本无下時字見於心目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

可於僻寂近本无寂字處草木衣近本无衣字食

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  
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  
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  
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  
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  
着了道理近本无理字此乃知覺之効更  
在勉之有所起便中无惜詳及庶幾彼  
近本无彼字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更擾擾便

推

似内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近本能  
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  
偏着近本作便看近本處近本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  
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近本

一條陳所權測處足見日來進覺之力

甚慰其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  
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  
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

字

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處  
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  
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  
近本作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无貫幽明无不包括與人指示  
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  
一體便是近本是字近本天理无所不備具若  
合而言之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

也。未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  
底二箇端緒如胎育已涵其中，生氣无  
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无頃  
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  
初无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  
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  
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享。若如  
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  
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无頃刻停息間

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  
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  
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无頃  
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  
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權測體認  
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道本无  
字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  
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无病。又云從此  
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

推



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无  
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  
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近本有而字  
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  
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  
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  
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  
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  
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

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

用兼舉

近本无舉字

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

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

正如立天道之陰陽之地道之柔剛

近本

作剛

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覺者多

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若

欲

近本无欲字

於此

近本无此字

進步須把斷諸

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

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  
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歸賢  
者夫子有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  
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  
之不對也若如此者仲尼之徒渾是客  
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  
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子近本作矣不曰  
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  
求道之功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

道之功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  
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字聖人渾  
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  
将至尔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  
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  
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  
大但不居其聖近本无聖字一節复乃是門  
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近本作夫子不居蓋  
因复近本无是而見尔若近本无是常以不居其

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以今日事勢近本无觀之要此時唯儉德

近本作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他皆不

敢以姑息自恕之憂奉聞也元晦更切

勉之上蔡先生語近者甚有力渠一家

云仇夏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

要用處病根近本作將來斬斷便沒夏

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

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

而家人為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

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

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

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

處以驗之它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

羅近付本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

一无欣近聞本助為世夏澆汨者甚矣所

幸此年来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顏齋  
中復此激發恐廢幾於晚境也何慰之

如近本作

封夏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  
立志不定夏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  
為名尔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近本  
文中近本有和議處一條又有夏迫許便且  
從夏之語近本蓋皆近本持兩端使人心疑  
也近本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

義断之以示天下向背近本立為國是

可尔近本此處更近本可引此又許近本便

且從夏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其不

能文不能下筆也封夏中有少疑處已

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

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夏中此意皆有

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

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發去為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曰某歸家凡百只如舊

云

但兒輩所見化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  
踈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未不  
克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尔家人  
猶穰未穰諸夏終不便亦欲訖冷落境  
界上打疊度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  
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无可奈何  
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  
下工夫又言語近幸作既只平說尤見氣味

深長今已抄得一本矣謹以奉內恐亦

好近本作妨者也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  
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熹因以  
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於  
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  
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  
之中即无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无  
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有血氣者

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  
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  
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近本作難具此理  
而不自知而无以見其為仁然則近本  
字仁之為仁近本有人與物不得不同  
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  
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  
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  
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

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槩不知果是如  
得之它日更用熟講體認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  
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近本  
字全在性分之内本體未發時着先生  
批云須是元本體已發未發特着合內外為可合而言之則莫  
非此理然其中无一物之不該便自有  
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  
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

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  
言曰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  
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  
有夏萼之象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有  
夏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  
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  
之說若以微言總下工夫要落空如釋  
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  
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大抵仁  
無特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

字近本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  
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近本故特謂

之仁近本其中有自然文理密察各有

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

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近本

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

是本然之仁義先生一句斷批云推測到

道也極養何事不見前此乃以從此推出

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

此上則近本推測又還是不更乞指教

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近本

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  
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  
異於是。必有夏。要勿正。何謂乎。且出入  
起居寧无夏者。正心待之。則先夏而迎。  
忘則涉乎去。舍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  
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  
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  
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着。蓋近本  
字不曾 近本 作曾。如此用功也。自非

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  
每就夏  
上作工 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  
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  
此意思。頭然无晦。於此更思着如何。唯  
於日用處使下工夫。或就夏上使下工  
夫。庶幾漸可合為己物。不然只是說也。  
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无 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  
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



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无暴其氣必有复亨而勿正心勿助長也皆是近本緊勿忘功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未存之不已及其克積盛滿睥面盪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鄉相得行道亦沛然

行其所无复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近本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无悔云粹面盪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无复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

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  
於畔接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  
與近本作心氣合到此若髮髻有此氣象  
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邪  
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  
近本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  
作序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本有謝上蔡多  
近本有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  
所字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

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  
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  
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无悔更  
於此致思着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  
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  
發明顯微无間只是一理象且如鬼神  
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  
養祭祀便如有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

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乘彞之性才存主着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无端无方。无二无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无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无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此段着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无而動有。作一

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尔但更有一說。若着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未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未別。這箇便是。近本天地。近本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近本始得講說不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更於此數者。

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其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為上下相  
咻无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其  
於此有感要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  
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  
所去就雖去近本流出近本遠矣然以  
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表世之  
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

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

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臘

鋒莫把疎更輕闢雪好歲清艷  
月明中右涵宮觀梅寄康侯

韜晦一近本无事常驗之極難自非大段

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夏輒發矣亦

不可輕着也如何如何書後注

十月朔日書云美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

見象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點檢

儘有近本勞攘近本處近本詳此足見潛

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  
礙然後可進曰此而修治之推測自  
可見其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  
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  
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  
應更脫然象否須就更兼體用下工夫  
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  
之

六月十四

近本  
作六

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

反而思之中心不能无愧悔之恨自非  
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已  
責躬不可无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

近本

作中

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

銷

近本  
作鎖

墮得胸中若如此即於

近本  
作是

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  
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  
失處

近本  
无處字

罪已責躬固不可无然過

此作近本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會中却

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

其所以近本愧悔不去為何而未若

未論作近本所謂似是說平日事親長

家不曾存得恭順謹作近本畏之心即隨

處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

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

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

且作近本番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

所過者化私吝盡无即渾是道理即所

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

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

以差池左近本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

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

此病却只要絕作近本念不採以是為息

滅殊非吾儒之近本就事上各有條理

也作近本无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作近本

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使中示報為望見后

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  
說語錄中意却未盡它所以如此說  
是提破隨人分量着得如何如此提破  
地位高底人做有如此象只如此提破  
即煥然冰釋无復疑滯矣

某近本禁人之去傳者以為緣近本眾士人

於通衢罵辱之責以講和誤近本无國

之罪時复逐激而上變或以為逐此近本

北作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无行遣

恐使近本作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為

不然今日之复只為不曾於原本處理

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

近本有第一義舉此不知其它即弘近本

无弘字上下之道而氣正矣夷狄所以盛

者只為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

此若以謂隨所寓而安之即於此兢兢

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

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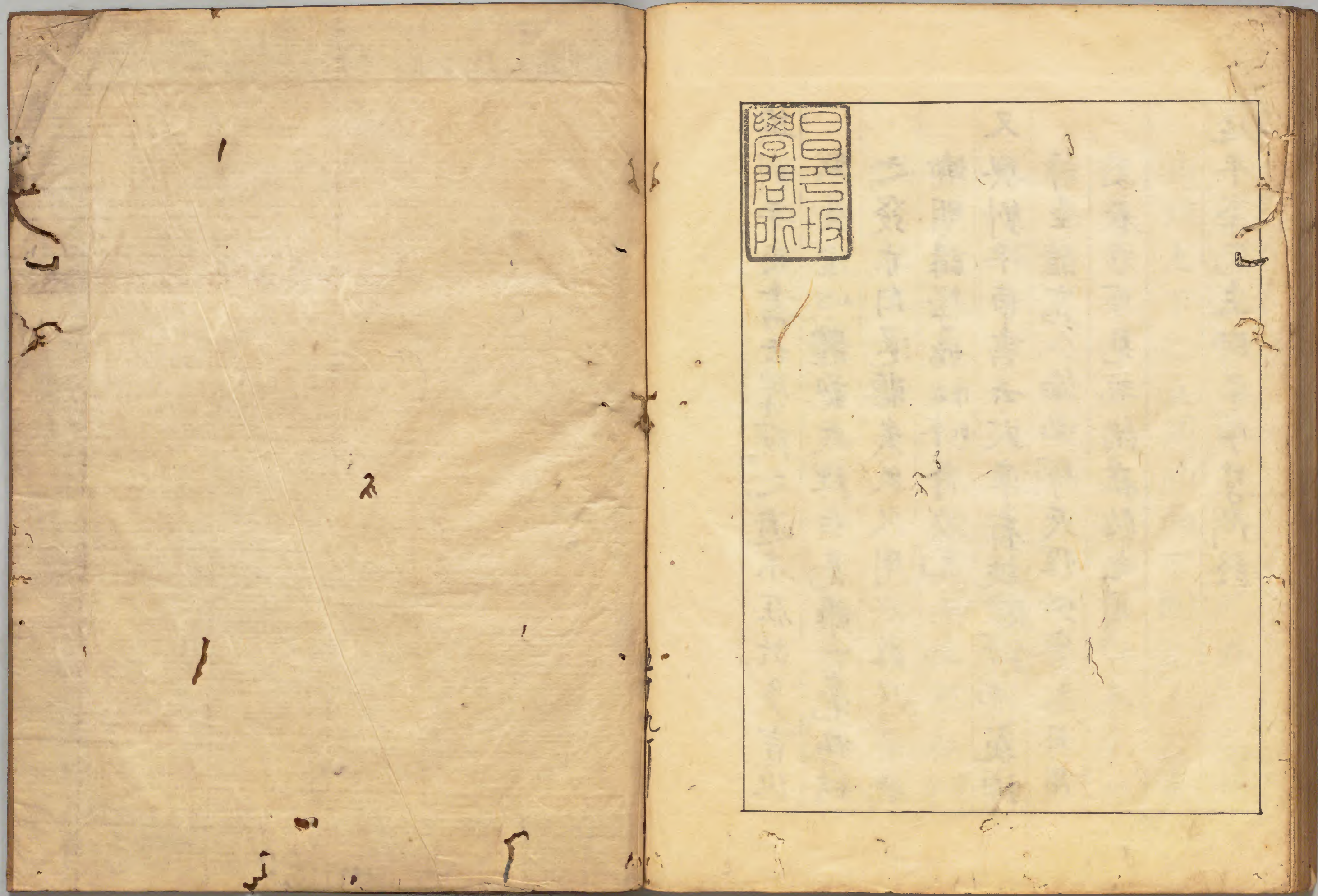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

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辟不堪用  
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夷  
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  
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  
有作道召旨有非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  
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道  
有分字此二事皆今日之善者欲人主於  
此番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  
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道有本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道無本處須  
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  
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終





國史館印

